

沈从文别集

柏子集

沈从文 著

非外借

沈从文别集

沈从文著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柏子集 / 沈从文著. --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

2017.2

(沈从文集)

ISBN 978-7-5086-6886-4

I. ①柏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6359 号

柏子集

著 者 : 沈从文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 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87mm × 1092mm 1/32

版 次 :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6886-4

定 价 : 36.00 元

印 张 : 9.125 字 数 : 113 千字

印 次 :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图书策划 : 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，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：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，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，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：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，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；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，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，分编到不同集子里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，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想

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，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，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，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总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

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新废邮	1
未寄到的复教员朋友问	3
谈话录	9
答凌宇问	11
小 砦	19
一只船	53
柏 子	69
采 蕨	81
医 生	95
《八骏图》题记	133
八骏图	135
《一个母亲》序	175
一个母亲	179
第 四	229
自 杀	263

新
废
邮

未寄到的复教员朋友问

毅汉先生：得你来信，深感厚意。上次各位相访，我和家中人都留下极愉快印象。我应当多听听你们提的问题才对！极可惜，即我说话口音不正，不仅你们不易听懂，事实上，在这里有个主持“文字改革”的亲戚，有四十年来往，他也只能听懂一半。家中一个孙女，在我身边长大，我说的话也经常还听不懂！抱歉以外，也可证明我学习语言及适应环境能力之差，真到惊人程度。这次你们来的时间稍早了些，若四月半来，对于北京所得印象会好一些。因为几十种北方特别著名花木，多集中在四月中旬后开放，再不多久，就进入初夏了。

你问的张爱玲，我和家中人均未认识。张家在合肥是个大族，“和”字辈弟兄姐妹多达百十人，有大半就未

见过。抗战八年中，我一家大小四人，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，复员后才返回北京。

关于写作，早已无发言权，所有作品，多是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完成的。照我自己估计，离“及格”还远。原以为能再延长廿年，驾驭文字、组织故事能力，会比较成熟，再有计划使用到最需要方面，才对得起这个工作。只是社会变化迅速，对于文学要求又新。新社会凡事重“实事求是”，我为人性格迟钝板滞，旧的方法“已过时”，新的方法一时“学不会”，所以离开了学校和“空头作家”名分……近三十年来，国内有的是万千伟大作品，产生于有思想、有经验、有才气的作家手中。由于能够密切配合国家需要，作品多以百万计分布于全国，起伟大作用和长远影响。并且正在世界上发挥强大的影响。至于我，过去还可聊以解嘲，像个“打前站的哨兵”，现在看来，即这点小作用也说不上。因为国内十几个著名大专学校教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师，并我姓名也多不知道，可见历史是十分公正的，毫不含糊。我冒充“假里手”可行不通的。我成为过时人物，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事。必需承认这种“现实”，并接受现实，才不至

于出意外问题。好在国家大，正有千万种事待人沉默努力去作，我似乎应分先从作到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，和亿万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一样，扎扎实实尽可能把目前工作逐一加以完成，才像个新中国的新公民！至于过去四十年，为了练笔而写成的不三不四作品，在国内说来，即点缀性也并不多了。

你提及契诃夫和我那些习作差别，很有见解。性格上可能也有些相近处。虽然教育不同，生活背景也不相同，对人生抱一种悲悯心情，似乎有些相近处。他是个医生，身体又多病，笔下涉及的旧俄农村社会种种，特别是下层人民，总充满了悲悯同情。我是从小就在各种穷困中活过来的人，某些方面更容易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的爱。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也更贴心一些。相反，对于大城市社会上层的高知而兼官，却缺少相同好感。这也许实出于“无知”，接触范围极窄。虽在大都市混了快六十年，较接近的也仅限于大学校里的文科中老同事，和弄笔杆子的一部分旧同行。在近半世纪“社会教育”中，有些人最精明处，似乎一律是“世故哲学”高于其他知识，因此在新旧社会都吃得开。至于我，最拙劣

处便是这份应世不可少的“巧”处，我始终学不好，因此生活上永远吃不开。支配我行动的，永远是一种“理想”，在现实社会中既行不通，且极容易转成笑料，进而成为过失。因此生活和工作都必然难免打败仗。生活上希望能作到契诃夫晚年那样，在乡村里有个小小的家，也不大可能。至于作品，那就更难望如契诃夫在苏联情形了。

因为我活着时，就早已为人忘记，或反复不厌其烦的加以否定，哪能对死后还抱不切现实的妄念和幻想？主要毛病，大致还是没有受过正常教育，也即不懂人情世故。应付文字的能力，即可望逐渐提高，应付人事的能力，却永远居于极端劣势。司马长风和夏志清先生批评中，都提到我作品中有点“道家”影响。事实上在生活中反映“与人无争”、“为而不有”态度即更显明。八个字直译过来，就是“人不中用”，“迂腐到不可救药”的明确证据。“单打一”的做人方式，肯定是永远吃不开的，也值得学习的！国家在前进中，个人得失未免太渺小不足道。

你若教中学语文，让同学多看些杂书，学会叙事抒情比会作论文有用。

近因一病数月，不能起床，尊信迟迟作复，想能原

谅，并候安佳。

沈从文
六月十日北京

因失去尊处通信地址，最近始发现，致复信一搁半年，深感抱歉！

从文
八月廿一

编辑部诸先生：这个信是回复王毅汉先生的，照他写的通信地址寄去，说已迁居。他原信中提到和你们相熟，因此试请你们转转，极感谢。无着落，也即把这个信留给各位作个纪念吧。因为内中也多半近于向诸先生到北京来相看时，一番厚意深情的回答。诸位出的专刊三文，我和家中人看过后都觉得极好。只是把我这过时的老人，说得过好，未免增愧。

我后天将离北京，约三个月才回来。回来时一定另外写个信给各位。祝工作顺利！

沈从文
十月廿五日^[1]

[1] 此信写于1980年。

